

心詩注疏

十三下十四上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	六二	函	類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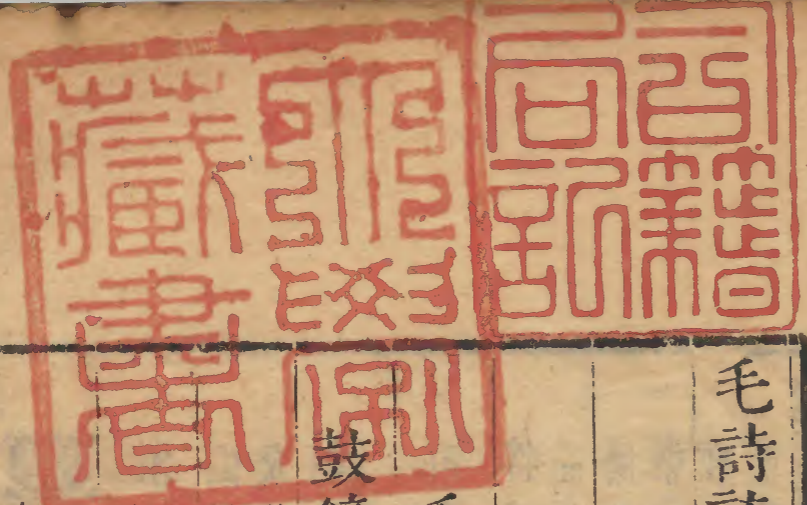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一三五	六三九	冊	架	函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二七六	六三九	漢書
函	一三五	冊
七	二五九	冊
冊	架	函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八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39
冊 數	125 28)
函 號	276 17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毛詩小雅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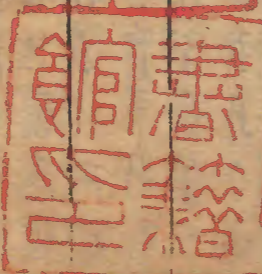
以為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特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

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將七羊反湯音傷此毗志反爲于

偽反下同犧象素何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反皆躡名王音義 云淑善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

可忘

鼓鐘至不忘 ○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鐘而聲將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

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雅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 ○幽王至憂傷

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
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爲之至尤甚**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
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
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
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
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
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

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為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為如此作鼓鐘喑喑淮水泚泚憂心且悲**傳**喑喑

猶將將泚泚猶湯湯悲猶傷也泚音皆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傳**回邪也嗟反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

心且妯**傳**磬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云妯之

言悼也又直雷反郭音繇雅盧叔反又音迪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傳**猶若也云猶當作瘡瘡病也如字

鄭改作瘡鼓鐘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

羊王反示之淫樂鼓擊其鐘伐擊其磬於淮水

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

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

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

正樂擊鐘伐磬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

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可故

以猶為瘡瘡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

相為瘡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

瘡相近而誤磬大淮上地正義曰磬即臯也

古今字異耳韞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

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也

妯之言悼正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

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音岳縣皆同也

縣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

毛詩疏

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

舞文樂也

○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念反沈又子念反居蔭

反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

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

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

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比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

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

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

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

作之乎○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

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

琴瑟等亦得所以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鐘為擊鐘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

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

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笄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

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為堂上

鐘為堂下故為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
 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
 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註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
 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
 同可知○禮為雅至備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
 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
 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
 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
 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
 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
 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宣
 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

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
 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
 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
 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樂助時生也南方助
 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
 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
 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
 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
 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
 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
 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
 從其常而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
 株離註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
 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
 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籥
 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

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爾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于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卽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田萊多荒茨棘

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保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上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致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

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也而下篇有其
 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
 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
 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
 陳所由大田言於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
 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
 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
 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
 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
 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會
 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
 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
 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神之事其享
 妥侑皆至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
 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
 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

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假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
 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共飲六章世世
 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常
 處振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
 之事因讓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緝而賓
 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
 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
 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其論一祭
 首尾接連而不得輒有繹祭廟之也案三章傳曰
 燔取腍臂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繹祭事
 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繹祭安
 得以燔為腍臂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
 有司徹陳羞豆之下註云此皆朝事之豆遯大夫
 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繹
 祭之末禮乎又繹祭至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
 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

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
以為賓謂釋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
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
以庶為勝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傳楚楚茨棘

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

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

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物雷反

魚世反蒺音疾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藜音藜一音梨**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燕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

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

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煩廡音無又音武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傳妥安坐也侑勸也○云享獻介助景大

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

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傳楚楚至景

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

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乎言我藝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

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盞以獻北至於尸醑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作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歆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傳**茨蒺藜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二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庚○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梁稼也又曰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庚是庚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里有庚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庚昭謂此庚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

也○**傳**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庚則庚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庚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庚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秬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秬也○**傳**安安坐也循勸也○正義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循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傳**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司為酒云秬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為國之注故舉黍稷以總眾穀順上我黍稷之

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酒
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
耕以供粢盛則常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
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
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
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
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
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
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委侑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為
灌及朝踐矣委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
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
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註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註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
面註又云至薦熟乃更延至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
北方升坐於主北焉既郊特牲曰舉筭角詔妥尸註

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
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尊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
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
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
燕來寧註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
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
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
或陳于牙或齊于肉 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
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
庚反註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脰而其反齊才細反下
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祝祭于祊祀事
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

孔明 傳 祊門內也 傳 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傳 祊補彭反說文作絜示門
內祭先祖所彷彿也處昌慮

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傳 皇大保安也 傳 云皇唯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唯之其鬼神又
安而享其祭祀 傳 唯于况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傳 云慶賜也疆竟界也 傳 音境 傳 濟濟至無疆
毛以為古之明

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
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
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
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
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
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
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
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
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
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
職故神所不欲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煑之七載而出或有肆其骨
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
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唯之餘同○**傳**
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
是有容也祭禮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
儀故濟濟踰踰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行

韋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
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
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
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
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
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酌者王肅云舉盛言也
然則以此二體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
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
組熟其菹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
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
體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
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
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
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亨者則煮熟之者是亨人
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泮云肆進所解
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則奉持
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
稱奔走於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
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
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常陳其骨體於俎然
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
也箋義為長○禮記內○正義曰釋宮云開謂之
門李巡曰開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
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
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
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
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
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

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
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繹故
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
稱也○**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總濟濟踰踰以下故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
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
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
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
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
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
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
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
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
處耳○**皇雖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
言雖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睢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
在義通不為劍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
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其事變其文耳
箋易傳以皇為睢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睢孫毓云孝

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
取之往安來為**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爨
義箋說為長
饗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腓骨炙炙肉
也
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
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爨七亂反註唯言
爨竈一字七端反餘
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
甚反腓音律臂音寮脂膏肝炙之菝反**君婦莫莫為**
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
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
云君婦為后也凡適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王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腠美者也

○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

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腠字又獻疇交錯

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其亦作供音恭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

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

者於旅也語○疇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

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格來酢報也神保是

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常執饗籩之人皆踏踏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膃而得禮也或燔燒腓骨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若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

為薦豆甚眾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釋而賓敬其尸

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眾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

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

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

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

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為俎孔碩謂為

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

之謂燔肉也○疇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

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

腠美者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獻酬

餘同○禮饗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饗饗

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

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

人概甒甒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

三詩疏

卷十三之三

及古韻

臠骨而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臠骨燔燎升首報
 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註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而骨
 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臠骨燎於爐炭是燔
 臠骨也既以燔為臠骨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炙為
 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燔
 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
 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
 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
 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
 者以其為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
 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
 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
 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
 文且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肺燔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
 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

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為近火故
 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註云
 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
 亦炙為鬻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
 其數量註云數多少長短若非鬻而炙之何有多少
 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鬻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
 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
 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臠骨燎之於
 爐此燔炙為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
 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
 云主婦薦非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
 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非菹是以鄭註祭
 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日也○莫莫至賓客
 ○正義曰毛以孔庶為甚眾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
 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
 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註云凡醢
 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

塗置餅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為豆先祭而豫作此本
 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
 一故為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侑于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左之註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
 餌粉餈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
 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
 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
 毛又以豆言甚眾為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
 為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
 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
 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實用之為薦是為客也釋
 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君婦至
 膠美○正義曰比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女君也
 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膠也釋言文舍
 人曰庶眾也膠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膠然則豐
 膠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為祖孔碩類之

宜為肉甚肥膠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饗后薦徹
 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
 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
 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為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
 膠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
 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
 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
 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為賓為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
 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未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
 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熯敬也
 善其事曰工賚予也
 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
 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

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燠而善

反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嘏反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

傳

幾期式法也

箋

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

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

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

辭之意

○苾蒲幾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字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

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

傳

稷疾勅固也

箋

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糝于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數

○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糝

而專反又音肯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

疏

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

皆得其禮為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

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

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

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

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

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

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

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

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

孝

卷十三

汲古閣

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
 匡既勅二句為異以徂賚考孫言以般之物往予至
 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般之意既齊以下陳為般之
 禮祭有黍稷牛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孺于
 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
 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般辭以物之永錫爾極即
 般辭之略也○禮燠敬至賚予○正義曰燠敬釋詁
 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
 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禮我我孝至主人○正義
 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
 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般於主人故知工
 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般也告之下即云徂
 賚孝孫故知以般之物往與主人其般之物即下箋
 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
 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般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
 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
 主人明是告之使受般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即
 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持牲少牢

皆受般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
 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禮茲茲至之意○正義曰以
 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茲茲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
 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山飲
 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是法矣謂來必豐足不
 乏少也般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般
 辭之意言般辭之意耳此非般辭○禮穆疾也勅固
 ○正義曰王肅云洗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
 慎也傳意或然○禮齊減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
 上言般之意此言般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
 似故說為般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
 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
 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
 以東北而于戶西以般于主人曰既稱般辭主人坐
 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齋此言徧取黍稷，牛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擣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擣于三豆，有擣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擣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註：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禮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禮儀既

備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刑成。禮畢，禮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皇大也 **○**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謾所六反起 **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 **○**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

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廢方吠反徹

反下 **皆父兄弟備言燕私** **○**燕而盡其私恩 **○**云祭

祀畢 **○**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

骨肉也 **○**禮儀至燕私 **○**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

之音聲既告成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

畢也王人孝孫於此之特別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

善之祝別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

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

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

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

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

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鐘鼓

至利成 **○**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

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

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

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

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

者出稍遠也此云俎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

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俎

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

毛詩疏

卷十三之三

及古

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
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
卑義由於尸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
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
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
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
尸載起卽彼尸謾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
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
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卽謾大夫則祝入乃尸謾
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
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
子之養禮畢○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
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
尊大之尸亦若義○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
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

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
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註皆依釋言云謾起也又解
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
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
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
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
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尸出至為敬正義
曰按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
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
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
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註云膳夫親徹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
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
○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
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問

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註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胙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胙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胙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傳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

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扶又

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傳云小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替廢引長

也傳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

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樂具至引之正

帝反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殺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

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

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酌

酌墾辟貌曾孫成王也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江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

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

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昀音甸又音响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狠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

舊乘繩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

證反其畝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

疏南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

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昀然成其墾辟之

原隰者由會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

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

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甸治至成

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

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詁云昀昀田也註引此昀昀原

隰與甸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

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

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宗祖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

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

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

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

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

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

七卷疏

卷三之三

汲古閣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
 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為一處成于之脩禹功實天下
 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不註言上天同雲是非獨
 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
 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
 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
 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
 小司徒云四丘為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
 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或令註云丘乘四丘為甸甸
 讀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其訓曰乘由是收云郊特牲
 云丘乘其粢盛註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
 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

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
 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
 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甸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治洫故彼註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註引司馬
 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四
 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
 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
 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
 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
 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眾故

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凡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比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註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註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上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天同雲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雨于傳反崔如字雰芳云反**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傳**小雨曰霖

霖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霖上革反霖音木優說文作漫音憂渥鳥學反**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傳**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雨下此霑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霖霖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

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于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

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霖霖。○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

雨疆場翼翼黍稷或或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

茂盛貌。○場音亦下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傳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

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註。疆

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

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賜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傳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會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為齊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牲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

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
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
與壽考祭時服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
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耳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
傳剝瓜為菹也

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

異物○廬力居反剝非角反菹側居反便毗戰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傳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菹

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祐音戶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
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
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
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
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
果菹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其果菹瓜
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
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
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
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
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
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
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
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醯人豆實
無瓜菹者主說正豆
之實故文不具耳

傳周尚赤也
傳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詩記

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駢息營反字林許營反字許兩反徐許亮反註及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享音庚反執其鸞

刀以啟其毛取其血○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云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膏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

至血○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駢牲之

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

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

取牲血與脂膏之腓骨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膏

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

能然故刺之○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

陽祀用駢牲毛之註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

駢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為陽以

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牲駢剛牲三代祭其廟各

用其所尚之毛色也○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

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

人掌裸器凡祭祀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

尊彝四時之祭皆祿用彝是祀祿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

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滓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醴也成而滓滓相將如今恬

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如今鬱白矣緹

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

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

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醴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

酒所謂舊醞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

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

也

也

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者之以和鬯也則鬱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故鬯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鬯刀謂殺牲祭時則駢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酌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酌之言亦總諸酒與此同也按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出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酌醴齊酌盎齊酌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禋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川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具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註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駢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享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註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鬯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鬯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註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鬯鬯刀至中節○正義曰鬯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

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臠膋則此亦卿大夫也。○**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而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而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臠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藝蕭合馨香註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是烝**是定本及集註皆以此註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烝**進也**烝**云既有牲物而

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

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歸唯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烝**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牡是牲也酒及血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卷之三 詩經卷之六

卷之三 詩經卷之六

卷之三 詩經卷之六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甫田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

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甫田四章章十句

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

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

毛詩

卷之六

及古

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傳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

言多也傳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

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傳角反

詩作籛音同云籛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作文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傳尊音泰見賢遍反

者食新農夫食陳傳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所以紆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

法如此傳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今適文云貸也紆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耘除草也耔離本也

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

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玄

辭傳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攸介沈音茲繼禾根也薿魚起反徐又魚力反

三言疏
攸止烝我髦士

傳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音

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

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音界

止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士魚反間

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

俾彼至髦士○毛以為俾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

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

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

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

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

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

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

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壅其根本功

至力盡故今黍稷得彘彘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

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為

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獲髦士所以

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惟今適南畝

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俾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

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歲之地取十千畝也

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

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

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

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脩

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彘彘然茂

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間暇則以道藝

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盡

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

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俾明至言多○正義曰

以雲漢云俾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

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

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

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

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詩

疏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秬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甫之至畝一鐘。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註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旣古矣而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按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卽云卒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大

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註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

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十千
 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
 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
 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
 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
 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彼瀉鹵之
 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
 畝亦收一鐘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鐘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鐘容六
 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
 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
 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
 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
 謂中平之地也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
 關中為畝一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
 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
 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

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
 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汝冬官匠人註廣引經
 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
 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
 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
 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
 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
 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
 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
 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
 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
 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
 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

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按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

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祗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武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按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斂之說不足以諱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山皆有一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尊者至食陳。○正義曰

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紆出官粟之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註貸皆作貫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蓄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

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籽雖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耩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穰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穰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穰穰而盛也是說耘耩之事附根卽此雖本也。○**傳**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知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大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傳**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耩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

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耩以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傳**云以潔齊豐盛與我

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齋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傳**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

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

注云御

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

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

注同豳彼貧

反本亦作邠

注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絜黍稷茂

以樂音洛

明報及與我儀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

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

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

夫而嚮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

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其澍之雨以大得

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

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

注器實至

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

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潔注云黍稷也惟以稷為黍者以稷

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黍稷也惟以稷為黍者以稷

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

年左傳曰潔黍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

指器實為黍在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

毛詩

卷十四

御

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
 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
 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
 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
 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
 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
 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
 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
 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
 社為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
 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
 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為后土土
 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
 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
 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
 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
 謂地為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
 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

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
 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
 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
 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
 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
 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
 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
 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
 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
 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
 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
 祭故并言四方也。以潔至其功。正義曰楚茨
 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
 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倒
 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性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
 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
 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
 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

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備田羅弊致禽以祀祈注云祈當為方聲之誤也備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為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

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衣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註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人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減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註數入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

也農三也郵表燬四也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
 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
 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
 禴辜祭四方百物註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
 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註
 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
 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
 尊可以及早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
 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
 云以樂田峻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
 大司徒註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
 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正而言詩人

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
 早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
 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可
 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
 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
 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
 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設樂至田峻。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
 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被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註云元
 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
 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
 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

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若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
 苦是也雨以甘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
 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
 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註云祈年求豐年也
 幽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
 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峻古之
 先教田者爾雅曰峻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籥雅謂
 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籥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籥籥國之地竹
 玄謂籥籥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峻
 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
 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
 田祖末言以樂田峻見其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

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饁饁也

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來
 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
 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

○饁于輒反峻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
 同喜毛如字鄭為饁尺志反下篇同饁
 如羊反鄭讀為饁式尚反王
 如字饋巨隗反從才用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易以或反
 徐以赤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

傳敏疾也

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
 此農夫能且敏也

說曾孫至克敏

○毛以為成王之
 時非直為民報祭祈年又曾孫

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畝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恙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其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饍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饗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饍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為饗也釋詁云饍饗饋

也舍人曰饗自家之野也此饗字在饍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註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饍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饍饍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惟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會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

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峻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闕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闕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饗也田峻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饗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為之所報此章言思澤深厚卒章言

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禮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為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峻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饗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

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歐之農人賜田峻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夫之見饗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

坻如京

傳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云稼禾也

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

直基反積如字反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

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

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委積如字又於偽

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

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

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

○疆居良反竟如字 會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曾孫之

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會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堆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梁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

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惟以介為助餘同。○芟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芟積非訓芟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庚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庚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遠者惟納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庚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庚故知庚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水洲曰渚小渚

曰泚小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庚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應校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種納結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種三百里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註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彌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種種斷去藁也三百里結結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遠者納米既無種結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

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
同故異法也。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
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
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
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為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
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
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
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
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工之時政

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
饑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
反註皆同。

字或作鰥。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
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
刺王之辭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
無夫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
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幽王至
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
經從首章盡三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
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
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
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
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
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
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
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
至此文指相類承
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傳覃利也

箋云俶讀為熾載讀

為蓄粟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

農急也田一歲曰蓄

○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眾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

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志反蓄音緇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

傳庭直也

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

熾蓄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

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

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穀之眾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會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

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耕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其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未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

注云鋤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川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振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上定故稼振於地與地平孟春上氣升長而冒覆於概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禮單利也。正義曰良耜云畧畷載芟云有略與此單皆連耜言之明為耜之利意故云單利也傳不解做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做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禮倣讀至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為倣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菑曰菑也連言菑粟之菑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弛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

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為證也。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耨
 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務即云種故云
 民既熾菑則種其眾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
 論天下之田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
 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
 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也
 莠似苗也
 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
 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稂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
 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莠餘久反
 去其螟螣及

其蝻賊無害我田穉
 食心口螟食葉曰噬食根曰

蝻食節曰賊
 云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
 明君以正已而去之
 去起呂反註同螟莫庭反螣

本又作蟀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
 為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
 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
 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
 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昇必
 二反與也炎干沾反沈于凡反羸音盈

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
 好云眾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
 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
 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蠶
 及食根節之蠹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
 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
 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
 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實未至似苗。正義
 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阜音為造
 訓為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
 也根童梁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
 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
 莠似苗也。○方房至致之。正義曰阜是未堅方
 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
 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
 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秬者一
 字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
 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註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
 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
 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
 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
 亦由時氣之和使然。○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
 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
 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騰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
 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蠹矣木所
 在之名耳螟與騰蠹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蠹食
 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
 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為兼通也陸
 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
 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蟻蛄也食苗根為人
 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舊說螟騰蠹
 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健為文
 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此
 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釋故云恆害我田中
 之穉禾盡災之盛種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炎火

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炎為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為盛陽也。○**蟘**。蟘勝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蟘勝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令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有**

淠淠雲行貌祈祈徐也。○**雲**。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淠淠雲行貌祈祈徐也。○**雲**。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淠淠雲行貌祈祈徐也。○**雲**。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淠**。淠淠雲行貌祈祈徐也。○**雲**。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作弁於檢反漢書作踰淠七西反與雨如字本或作與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反註內主雨同一本

主作注雨如字**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

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

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穫**。戶郭反斂穧上力

反穧穫也穗音遂。○**淠**。有淠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

把巴馬反矜音鯁。○**淠**。之時有淠然既起淠淠然行着

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

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

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

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

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
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穉東又彼處有遺餘之
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
所利言摺拾取之以自利也今王不能然使寡婦無
所資故刺之定本集註穉作積。○滄雲與貌定本
集註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滄卽云與雨雨
出於雲故知滄雲與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滄之
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與雨
也祈祈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與雨
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成王至爲利。○正
義曰穉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
四秉曰筥註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穉名也若
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
有遺秉此有不斂穉是也彼註言此秉者以對禾秉
爲異故掌客註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
把耳筥謂一穉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
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
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孤以養老孤則官自
有餼而須摺拾者以豐年矜寡摺拾足能自活王者
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
至喜云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

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

○饋食音嗣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云成王之來則

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 曾孫至景福。○毛以爲

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
親循畝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
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峻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

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制

慕能勤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禮
 敬而潔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駢赤之牛黑之羊豕與
 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為神歆饗
 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鄭以為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
 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峻又加之以
 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會孫之來則又
 於四方之神而往禮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
 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
 以祐助與大福。駢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
 言駢者皆牛故云駢赤牛也定本集註駢下無赤字
 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
 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半中色而色不同
 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
 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成王至黜牲。正義曰
 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
 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所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

由觀之祭則祭當在秋所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
 祀後年也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地官牧人文也
 彼註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
 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駢黑為三牲鄭以駢黑
 為二色故引牧人駢黜以明駢黑為別方之牲耳非
 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
 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玄黃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云以
 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
 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韻
 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禮五祀在血祭之
 中而言禮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
 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是方祭有羊係統以
 為方用特性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

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乃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

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與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

廣貌傳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

以成嘉穀與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

以成賢者傳○決於良反漑古愛反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傳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

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

子六軍傳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土服而

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

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

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紉

衣纁裳也傳○韎音昧又壬界反韐音閣又古洽反爽

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

紉音纁纁許云反疏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

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

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

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

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

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

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

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韠有奭然而赤以作

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禮**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禮**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祿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矣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禮**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服之名夷者赤貌傳解言夷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禮**韎韐所以代韠者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緋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縹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韍駟珩註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

矣言韎韐者彼註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韍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禮**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

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鞞鞞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鞞鞞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鞞鞞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鞞鞞故名此衣為鞞鞞也士冠禮注云鞞鞞者緇鞞而黝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鞞鞞又駁異義云鞞草名齊魯之間言鞞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鞞陳留人謂之蒨是

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鞞鞞故云茅蒐鞞鞞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鞞鞞駁異義云有鞞鞞無鞞有鞞無鞞鞞是鞞鞞必代鞞也其禮合韋為之此鞞鞞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紵衣緇帶鞞鞞是鞞鞞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璽琫而璆珌大夫鐻琫而鏐珌士瑒琫而瑒珌
 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字或作理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鞞必孔
 反佩刀鞘上飾琫字又作理賓一反佩刀下飾琫音
 遙以蜃者謂之珧璽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
 黃金謂之璽璽音蚪又巨璽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
 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
 銀其美者謂之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璫
 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
 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
 瑒力計反說文云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云德如是
 蜃屬斷丁亂反

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

之禍也 ○纂初患反殺本
○君子至家室 ○正義曰

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
 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琫
 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
 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

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 ○
○鞞至瑒琫 ○正
 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還刀鞞是也以
 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
 琫有琫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
 名為琫琫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
 以彼無琫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
 鞞下飾也傳因琫琫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琫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
 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
 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琫說文云珧蜃甲
 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蜃而
 不別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瑒也定本及集本皆以
 諸侯琫璽字從玉又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以大夫鏐琫恐非也

福祿既同
 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

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 諂勅 裳裳者華 四章章六

句至之世焉 ○ 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今已棄絕之事也 ○ 古者至幽王 ○ 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

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

○潛思敏反治直吏

反遠于萬反又如字

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

處兮

云覲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

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

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古豆 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

反 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

潛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

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

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

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

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

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

思之以刺今也○ 裳裳至盛貌○ 正義曰以華狀

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臣德盛故潛為盛貌有

狀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潛為枝葉不相比也○

興者至遠矣 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

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

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意無葉

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

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

華芸其黃矣傳 芸黃盛也云 華芸然而黃興明王

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 芸音云徐音

運見賢遍反 我

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云

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

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

也。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也。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若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傳**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傳**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傳**云：我得見

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

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

徐於**傳**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縛反。○**傳**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力

於國。○朝直遙反。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

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
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為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或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眾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作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

作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

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

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禍卒章言臣

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

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

並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與也鶯然有文章

云交交猶

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與者竊脂飛而往來有

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

○篤於耕反

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

傳

胥皆也

箋

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

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

○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

交交至之祜○毛以為倏倏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具在箋說○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倏倏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倏倏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註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屏

傳

屏蔽也

箋

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

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屏卑邱反為于偽反捍

傳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具箋○**傳**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傳**翰幹憲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法也**傳**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

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多也

傳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傳○戢莊**傳**之屏至不那○毛以立反**傳**為言王者之德外能

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正義

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傳**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為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傳**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

毛詩疏

先王之法為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彼古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

○

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

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慙，敖自淫恣

也。 **○**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觶，音蚪。本或作觥，樂音洛，撫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

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

○

彼賢至慶賜。正義曰：承上

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敖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

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

天也。

○鴛鴦於袁反，沈又音。鴛鴦四章章四句。濫下於岡反，又於良反。至有節焉。正義

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

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

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
 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
 奉養也○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
 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
 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
 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
 不暴天
 王制文

鴛鴦于飛罪之羅之

傳

與也鴛鴦匹鳥大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傳

云匹

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
 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大音奉揄於檢反馴
 音巡又音唇獺勃轄反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傳

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

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正義曰古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
 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
 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與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
 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
 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
 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與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與也言舉
 一物以與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
 相匹耦而耦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
 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
 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
 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
 云羅網罟註云罟小而柄長謂之罟以畢羅罟器
 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罟所以掩免彼雖以免為文其
 毛詩統

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為典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與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於是可取之

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

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

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云遐遠

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

箋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

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

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廐

反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僞反猶食也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鴛鴦

鴛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


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

為畜故魚鮪不淦風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

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

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與取自安故

此言在廢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
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典知此亦與
故言以與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
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為有事
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
日一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
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
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
不知為同齊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
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
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然則為
記有參差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傳 艾養也 傳 云明王
故不同也 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艾
魚蓋反徐 乘馬在廢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又音刈

 云綏安也 ○綏土果 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戾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 ○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 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
雨于付反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
卒章同 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
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危將至喪亡故同
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
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
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
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

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睦由於燕樂以經
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
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
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
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
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
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
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

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

釋

云實

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
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
弁以日視朝 ○朝服直遙反下皆同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釋**云
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

族人宴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

傳

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

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蔦與女蘿

施于松柏

傳

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

釋

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

○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

以鼓反下同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傳

弈弈然無所薄也

釋

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

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
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

○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

音

有頌至說懌○毛以為有頌然者之皮弁實維

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也以與有尊貴者
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
既旨美矣爾王之殺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
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
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合為輔
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
上非有自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
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
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禁王政衰而廢
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
箋○鄭以為王服是有頌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

何為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為餘同○傳與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頌文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頌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非唯王者所服雖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為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億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
○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為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于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註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註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葛**寄至松蘿○正義曰葛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葛**奔奔然無所薄○正義曰奔奔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葛**君子至解澤○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備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有頍者弁實維何**改意解澤言當開解而悅懌也

期

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

爾酒

既旨爾穀既時

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云

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傳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怲怲兵命

反**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穀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

傳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傳

傳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

從王燕之也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傳霰暴雪也

傳云將大

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

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霰搏徒端反

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

云王政既衰我無所

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

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喪息浪反幾居豈反

○

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

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

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

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

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

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

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

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

霰暴雪○正義曰以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

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將

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能

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

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

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

專氣為霰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

之不相入則搏為霰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

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

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

○牽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販必邁反又如字下註同

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庸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眾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合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與也問關設牽也變

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

○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

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

莊庶其當王意

○變力竟反齊側皆反下匪飢匪渴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

德音來括

括會也

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

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徐古濶反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云式用也我得德

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好呼報反

問

問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

言已欲聞關然以設車之舉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
 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
 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親望此女以
 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
 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女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須無同
 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
 樂嫉襲姒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
 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
 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
 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
 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
 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辰時也
 云平林之木茂則
 取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

音驕

式燕且譽好爾無

射

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

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亦下同

厭於豔反下同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
 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鷓雉也此鷓
 雉及取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茂林
 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
 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
 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
 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
 好汝王無有厭倦也
 山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
 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

也鷓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鷓長尾雉走鳴乘舉尾為防鉞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鷓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鷓鷓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鹿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鷓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註云贊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特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雖無旨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于於是酒雖不美

猶用之此燕飲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

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

之至也樂音洛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

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人從已而已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為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為薪析其

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

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

為于偽反下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我覲爾

我心寫兮云鮮善覲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

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觀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

行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為薪析伐其柞木以為薪

者以此柞木其葉涓涓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手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褻奴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

喜之至也○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涓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

棄不用之辭故辟除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為蔽也言為薪是廢嫉如亦廢棄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

六轡如琴景大也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

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

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

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

仰之景行下孟反註有明行同牡茂覲爾新昏以慰

我心慰安也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

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

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高山至我心○

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毛以為若得賢

女在王后之位則慕而仰之為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

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騤騤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是

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
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
異餘同○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
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
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
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
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
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
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
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
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
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
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
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
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
末句獨見褒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
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車牽五章章六句

